

*The Senses in Self, Society, and Culture.* Phillip Vannini, Dennis Waskul and Simon Gottschalk. New York: Routledge, 2012. 189 pp.

羅正心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

本書結合跨領域的理論與研究資料，分成兩個部份，各涵蓋四章。第一部份（Understanding Sensory Studies）闡釋什麼是感覺的研究；這一部份是本書的概念架構——感官研究的理論與方法。其中，第1章回顧感覺的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，並指出本書理論徑路——身體作用（somatic work）。第二章有關於身體以及身體動力（如，健康、醫療、疾病、動作、性別、習慣、情緒、性意識等）與感覺如何交織；第3章論感覺的展演性（performativity），也就是分析感覺在儀式、戲劇、遊戲、慶典、藝術、景觀等的社會性。第4章說明感覺的民族誌如何收集資料與書寫。

本書的第二部份（Doing Sensory Research）以經驗的材料示範感覺的學術研究方向與成果。其中，第5章有關感覺（senses）與覺知（sensations）如何塑造主體性（subjectivity）——自我（self）與認同（identity）；第6章有關時間感與空間感，例示個人的存在如何建立在其經歷、記憶、歷史與地方的感覺上。第7章有關感覺規則（sensory order）與感覺校準（sensory alignment）、權力，以及感覺的社會性，探討感覺的秩序、控制，與脫軌；第8章有關感覺與覺知在媒體以及大眾文化、消費文化、物質文化中的角色。

本書的三位共同作者都是社會學訓練出身，研究範圍包含媒體研究、傳播研究、人文地理、社會人類學，都與象徵互動論（symbolic interactionism）有強烈連結。本書之副標題為「感覺社會學」（A Sociology of Senses），反映共同作者的基本立場，而其重要觀念目標就是建立以感覺為互動（the senses as interaction）的研究法之分析基礎（頁9-10）。

「身體作用」（somatic work）是本書的中心概念，它指「語言與非語言的反思經驗與活動。個人藉之詮釋、創造、消滅、保存、中斷，與 / 或溝通身體感覺，而與個人的、人際的，與 / 或道德、美學的文化概念，與 / 或邏輯渴望一致」（頁19）。至於「身體作用」如何發生？本書指出，「我們根

據協商的身體規定 (somatic rules) 展現身體作用」，而「身體規定」是隨「個人的、人際的、脈絡的、社會的、文化的、物質的、地理的，與歷史的環境而變化的」(頁19)。以上的解說，我們可以這麼表示：「身體規定」支配「身體作用」；「身體作用」即是「感覺經驗」，並實施「意義構成」(sense-making)。

從上述闡釋來看，本書有意超越二元對立，包括心 (mind) 與身 (body)、感覺 (sensation) 與感知 (perception)、身體與社會、身體與歷史、文化與生物、想像與肉體、私人感情與公共論述、身體經驗與感覺秩序、私人回憶與集體記憶。這種二元論的超越，當然是以「感覺」做為自我與社會二元的中介，主要是肯定感覺 (senses) 並非純粹的生理功能，或生物性自動反應。作者強調感覺 (聽覺、視覺、嗅覺、味覺、觸覺) 作用是社會形塑的，一如Mauss (1979) 所指出的「身體技術」(body techniques)，是透過教育學習的。因此，以感官為中介所經驗的生活世界、社會關係，也是與學習來的感覺操作技術與文化詮釋系統緊密相關的。

這樣開宗明義的闡釋，一方面肯定感覺經驗的社會文化建構面向，同時，也強調了感覺經驗屬於文化整體性 (totality) 的一部份。這使讀者注意到，即使烹飪系統都「附屬於一世界觀或為其部份」(頁112)，而食物的感覺經驗更是包含個人、人際、脈絡、社會、文化、物質、地理，與歷史之多重真實 (realities)。

從社會建構的立場出發，本書反本質論的色彩顯得很清楚。作者在敘述2008年西英屬哥倫比亞至南加州的七個「酒節」(wine festivals) 參與經驗時，指出味覺 (the sense of taste) 並非穩固，而是本質上可轉變的，如，酒節屬於週日假期的、休閒的、戲劇的、集體的活動性質，在其時，酒、服務者，與品嚐者以一種生態關係連結，所以味覺不全然由酒或舌的物性 (physical properties) 決定，而是暫時性的會遇於身體，在飲者聚集的環境下共構出的 (頁59)。

不過，儘管以超越二元論為名，本書在論述感覺的詮釋與表達上，卻偏重於社會結構與文化規範，且認為感覺的社會化，和道德、技藝的社會化，並無差別。換言之，「感覺規則」或「身體規則」，即「社會規則」(social order)，都包含社會共享的價值、信仰、觀念、道德、美學 (頁49)，也

反應在族裔、性別、階級的差異上。這一主張充分見於本書第七章（The Sensory Order），例如，我們身體散發味道的方式、份量，都經常被監督，若無法符合「感覺或身體規則」（sensory or somatic order），便成為具有冒犯性的身體。這造成我們必須去校準我們的感覺行動（sensory acts），包括身體散發的氣味、講話的音量等。這種規則也應用在性別與階級上，可稱之為身體化的政治（embodied politics）（頁145）。

本書借重許多人文社會學者的研究。例如，在強調社會規範性、集體性時，可看到濃稠的Durkheim社會學傳統。Michel Foucault 探討的治理術，則為全書或明或隱的觀點。此外，符號學（semiotics）、象徵主義（symbolism）、象徵互動（symbolic interaction），與展演（performance）等，是本書立論的重要支柱，所以我們在書中會看到人類學也熟悉的學者Clifford Geertz、Mary Douglas、Roland Barthes、Goffman、J.L. Austin、John Searle、Victor Turner等人。在這些旁徵博引中，也包括不時援用一些新的專有詞彙，如carnal knowledge（頁33）、sensory intelligence（頁67）、sensescape（頁137）、smellscape（頁107）、soundscape（頁114）等。這一類詞彙，將兩個常識性（common sense）字眼，合併為新詞，塑造出知識轉移的效果，開展出一個有助於理解的「感覺社會學」領域。

綜合本書的表現，可謂嘗試賡續，並集「感覺的學術」（sensuous scholarship）在「展演的、敘述的、反思的、印象主義的、身體化的、敘述的質性研究」理論發展（頁62）大成；甚至其研究材料，也很有野心的延伸到近來科技發展和消費文化的感覺面向（第8章Media, Consumer, and Material Culture）；這都是本書的顯著貢獻。

然而，如果要說到本書不足之處，也正在這裏。對於恢復身體在文化理論中的重要性，本書是值得鼓勵的，但在其集大成的架構下，事實上，是偏重於感官秩序的治理，而偏輕於感官人的主體性。或者說，本書雖然把個人看成是與文化互動的，但其篇幅與主旨，多呈現個人受到文化制約、文化再製的事實，使得身體（感覺）對於結構與文化的創造性探討相對不足。在最末一章所透露的弦外之音，尤其讓讀者有無力感。作者點出過度消費（hyperconsumption）與虛擬化（virtualization）的當代現象時，一方面承認資本主義、科學技術拓展視、聽感覺與心智功能，但同時也哀悼一個聲稱

「保持聯繫」(keep in touch)的世界，實際上是無法接觸彼此的(a world in which being “in touch with each other” often means being unable to touch each other)(頁168)。這個悲觀論調應該與本書偏向社會化的身體觀有直接因果。然而對於三位作者之隱憂，另一位社會學者Chris Shilling(2004)卻有較樂觀的感受。後者從工作、運動、音樂、飲食，與科技諸面向，發現身體化主體與社會結構之間的互動結果，仍有各種可能，因此斷言，現代社會並未抹煞身體化主體的創造力與生產力。

本書同意也借重現象學的「活生生的身體」(lived body)概念，然而三位共同作者凸顯在世(being-in-the-world)的身體經驗時，卻同時複製結構理論對身體的限制。從其豐富的感覺民族誌觀之，本書讓我們看到身體於每日生活中無處不在，卻也在政治管理、社會規範中的網羅中顯得幽微！

## 參考書目

Mauss, Marcel

1979 The Notion of Body Techniques. *In*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: Essays.  
Translated by B. Brewster. Pp. 97-123. London: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.

Shilling, Chris

2004 The Body in Culture, Technology and Society. London: SAGE publications.